國史纂論

三

リ 4
4250
3

國史纂論卷之三

長門　山縣禎　編

光仁天皇寶龜三年。皇后井上內親王。皇太子他戸並有罪。廢爲庶人。於是帝與群臣議立太子。藤原百川請立帝長子山部親王。參議藤原濱成曰。山部母賤。宜立稗田親王。衆議不決。百川按劍曰。濱成之言非也。夫建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山部親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意。何須他議。帝不荅。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悃乃許

門號 伊 4250 卷 10-3

之遂立山部親王爲皇太子（桓武天皇是也）
青山延于曰。按水鏡初皇后淫恣。　帝既老惑溺
不悟。時山部親王素得時望。參議藤原百川常屬
意親王。欲以計傾后併廢太子。會帝與后奕賭以
美女美丈夫。后勝責輸不已。　帝甚慙沮。百川勸
帝遣山部親王侍后。后大寵之。既而　帝悔恨。
后竊投毒宮井又咒詛。　帝百川推問得實奏請
暫幽后於縫殿寮使自思過。　帝從之。百川乃矯
作宣命會公卿於太政官傳宣曰。廢皇后及皇太

子。　帝大驚曰。欲使后悛心。何遽至如此。對曰。母
有罪而子驕。固宜廢黜。辭氣甚厲。　帝不能奪。后
及太子遂廢。群臣奏。請早定儲位。　帝擇所立。百
川請立親王。　帝以亂倫不許。百川曰。親王之侍
皇后。實陛下之所命也。豈其本心哉。固爭不已。立
殿前四十餘日。　帝乃許之。至是遂立親王爲儲
貳。水鏡所載如此。百川援立　光仁帝。而　桓武
帝之立爲儲貳。又賴其力。可謂忠於社稷者也。然
觀其所爲。傾險鄙褻。不近人情。雖姦邪之小人。不

敢爲之。況於忠亮之臣乎。蓋皇后之廢以巫蠱。則太子之廢亦必坐之。未必如故老之所傳。而稗官小説。欲成其美。縁飾傅會。以至於是耶。果如其説。則百川廼權變譎詐之尤甚者耳。何得爲忠亮哉。然當時正史已諱而不書。而獨出於稗官野史之説。則安能保其無謬哉。百世之下。遂使賢主蒙汚。忠臣受誣。可慨也夫。

永井定宗曰。凡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母貴賤。當是時。山部親王齒長德勝。何以母賤廢之哉。宜矣百川之固爭也。百川不屈志氣。終能立賢。以固皇位。如百川。可謂爲死生禍福不易操者矣。

寶龜十一年三月。陸奥上治郡大領伊治呰麻呂反。殺按察使紀廣純。蝦夷大亂。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爲副使。又以大伴真綱爲鎮守將軍。安陪家麻呂爲鎮狄將軍。以討蝦夷。秋九月。以藤原小黒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十月。勅征東使等遲延既失時宜。將軍發兵久經日月。所集步騎數萬人。計已平殄狂賊。而今奏今年不可征討。

夏稱草茂。冬言襖乏。縱橫巧言。遂成稽留。何月何日誅賊復城云云。天應元年六月。勅征東使令將軍等。未斬一級。先解軍士。但見前後奏狀。賊衆四千餘人。其所斬首級僅七十餘人。則遺衆猶多。何可獻凱早請向京。縱有舊例。朕不取焉。宜副使一人乘驛入京。先申軍中委曲云云。秋八月。小黑麻呂凱旋。授正三位。詔責益立逗留不進之罪。奪其從四位下。

桓武天皇延暦八年三月。以參議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發坂東諸國步騎五萬餘。會于多賀城。分道

征蝦夷。五月。勅征東將軍。見比來奏狀。官軍不進。猶滯衣川。四月六日奏稱。三月二十八日。官軍渡河置營三處。自爾以還。經三十餘日。未審緣何事故留連不進。夫兵貴拙速。未聞巧遲。但久留一處。積日費粮。朕之所怪。宜具滯由及海軍消息。附驛奏。六月。副將軍廣成。中軍別將池田真牧。前軍別將安部墨繩等。度衣川擊賊。賊設三覆。僞敗而走。官軍追至巢伏村。伏發。前後受敵。不能拒戰。軍大亂。擠墜于水。士卒死者千餘。傷者二千餘。古佐美真牧等。僅以身免。逃還

皴 音脱 皮剝也　皾 音壊 剝裂也

京師詔責古佐美逗留敗軍之罪解真牧墨繩等官
禎曰先是歷世女主臨朝仁柔爲政屢赦罪免租
其愛民則至矣然皆出於釋氏之慈事多姑息爾
來相承君臣滔滔溺心於釋氏柔懦成風士氣不
振是以蠢爾蝦夷屢皴皾邊疆朝廷遣大臣將數
萬兵以討之而不能直進擣賊巢究逗留數日徒
老師費粮或無功而還或多喪師徒爲免身之計
而重損皇威其罪亦大矣而朝廷不能加之嚴戮
以正其罪其何以能厲士氣哉當是時雖海宇清

韓退之原道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云云

寧稱盛治之極然得無皇室衰弱之機亦胎乎此
時哉
延曆二年勅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既禁私立
道場比來所司寛縦不曾糺察如經年代無地不寺
宜嚴加禁斷
巖垣松苗曰佛法東渡以來世創寺塔至前朝建
國分寺其弊極矣韓子所謂人其人廬其居者勢
既不易爲也　帝立此禁寔權宜良方也獨怪未
幾延曆七年僧最澄創寺於比叡山建根本中堂

安藥師像以稱濟世醫國其後子院衆多遂及三千鴨水東北無地不寺民居僅夾堂塔之間而山徒暴虐動起甲兵譬猶庸醫口稱仁術每損人命遂至使後世天子有鴨水之漲與山僧之暴無奈之何之歎嗚呼自佛法入我邦以降蠹國害政未有如是甚者也惜哉當時處此良方徒置不用而使病勢益劇後經七百餘歳平公信長一怒火攻之天下大患始得瘉矣治療之功却出於武將豈謂之下策劫法乎

十三年遷都于山背葛野郡宇多邑前年遣大納言藤原小黒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等相宅至是宮城成車駕遷都焉詔曰山背爲國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宜改爲山城子來之民謳歌之輩咸號新京曰平安今宜從其號

史贊曰帝相攸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洪猷龜筮皆從人神胥慶據龍盤虎踞之勢建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

禎曰神武以來至桓武帝世世遷其居或至

一世有屢遷焉上古儉朴之世則可輕遷也至中世以降摸倣唐室制度則宮室之壯麗城市之區畫規模漸以宏大矣一遷之猶累民傷財其害爲大也況屢遷乎盤庚之遷都以民苦蕩析離居不得已而遷之民尚胥感不欲遷可見遷都之不可容易也是以 桓皇相地察形勢以奠鼎于平安負陰面陽土沃水洌山河襟帶有所謂山城之固皇居以固焉士民以安焉自此以往不敢復遷竟爲萬世不遷之都矣非其擇地之宜有合天心協人

情者何以能然乎哉

二十一年春遣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城于陸奥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夷酋大墓公磐具公率衆五百來降田村麻呂以二酋歸奏宜放還以招黨類朝議以虜性反覆無常敕斬於河内賞田村功授從三位遷近衛中將

賴襄曰國朝王化自西漸東陸奥之州壤地廣莫民夷雜居中古割置出羽別署官司而其得力在於築多賀膽澤二城及城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

宣帝使問充國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処條不出兵當曰云々

戍之則最得計矣何者此城未始有之者也則守之之兵亦未始有之也然既曰築城不可無兵以守之守之以民丁民丁未必樂往樂往者浮浪而已浮浪之於民如未始有者也以未始有之人守未始有之城國不必騷擾而民可以就業今雖不詳其處置蓋招聚無食之民以塡荒地勸之耕墾使各具糧食苟然則是得四千人土着之兵也土着之四千足以當徵發之四萬所以震懾夷酋致其來降也　桓武此計出於坂上田村猶趙充國屯田之議用於漢宣也

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子曰師旅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其使然雖貞亦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閣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丘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三才弱不足爲付以從衆師而帰是之任使之不當也

禎曰。帝向者遣紀古佐美入間廣成池田眞牧安倍墨繩等征蝦夷軍無功而徒取敗衂所謂弟子輿尸者也後得坂上田村麻呂以爲將於是蝦夷聞風而懾服夷酋來降所謂長子帥師者也將帥之寄至重豈唯關三軍死生實國家安危之所係焉故擇將不可不愼也易於師之六五言之所以示人君擇將之道不可不愼也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召群臣議政事得失參議藤原

緒嗣言。方今之患。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民力

帝嘉之。立罷其役

青山延于曰。古之人君。所以廓大功業而開拓境土者。莫不由內有謇諤之臣。以匡輔其德外有爪牙之士。以宣布其威也。帝天資英邁內務興作外事戎旅。任用才雋文武稱職。獻可替否則有藤原緒嗣之徒。折衝禦侮則有坂上田村麻呂之徒。故能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暫營都城而永建無疆之基。觀其聽緒嗣之言。立罷徭役。可謂改

過不吝從諫如流者矣。書云。知人則哲。又云好問則裕。帝既有知人之鑒。又有納諫之美。其所以能成洪業而垂裕後昆者。蓋以此歟。

平城天皇大同四年春三月。傳位於皇太弟。太弟即位。是爲嵯峨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太上皇修造平城故宮。弘仁元年。遷而居焉。寵尚侍藥子常侍左右。黠而多奸。其兄藤原仲成恃勢驕恣。陵侮王公。每託上皇旨。干預政事。藥子密謀使上皇踐阼已居后位。遂矯命將遷都於平城。都下騷動。帝怒收仲成下

憸 詖也利口也

詔暴白藥子罪狀奪其官位擯於宮外　上皇大怒徵兵與藥子同輿而東下毛顛人詣京上變　帝命坂上田村麻呂文屋綿麻呂將兵塞美濃要路又扼諸路要害　上皇不得進還宮薙髮仲成途爲衞士所殺藥子仰藥自殺

史論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　上皇之於
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下孰有不奉君父之命者哉　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　帝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　上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夷祖宗之天下必矣故　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　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哲婦兇豎不日而戮輦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　上皇勤於溫清及釋萬乘之重負退享　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烏能至此哉

禎曰　上皇既禪位又欲奪之不義亦甚矣然亦

唯為險邪惑而已。帝若為天下慮。則與大臣謀。速誅仲成藥子。以除君側之邪慝。然後奉重上上皇。謝罪避位。棄天下猶脫敝蹝。則善矣。父子者天倫之尤重者也。父子以兵相爭。則悖倫理亦大矣。帝之英明。而義理有所未盡。惜哉。

嵯峨天皇弘仁五年五月。賜皇子未為親王者姓源朝臣。皇子賜源姓者。始于此。

史論曰。嵯峨諸子。前為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八人。可謂螽斯振振矣。據其賜源姓詔。出身

之初。一敘六位。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為後世慮者。至深遠矣。

天皇好游幸。多在嵯峨離宮。有事則設空位於朝堂。令五位藏人居其側。聽群議以奏曰職事。

禎曰。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一事失理。亂亡兆矣。是以古之明王。祇懼不敢寧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孜孜勤庶政如此。苟上怠惰。則下必慢易庶事。於是乎廢弛矣。而上失威而權下移。亦職之由。可不警懼乎。今　帝好遊幸。設空位而使侍

臣代聽。是非人君總萬機勤庶政之道也。得無藤
氏專權之漸兆於此乎。
十四年夏四月。天皇將傳位於皇太弟。右大臣藤原
冬嗣曰。唯聖知聖。今陛下以萬機附聖人。天下幸甚。
但比年豊稔不復若一帝奉二尊恐天下難堪。願待
年復然後傳位未晩。帝曰。朕心素定。又推賢讓位爲
天下賢君臨政何憂年之未復。遂禪位於皇太弟。太
弟固辭不許。明日奉表陳情復辭又不許。遂受禪即
位。是爲淳和天皇。立上皇子正良親王爲皇太子。上

皇欲立帝之所生恒世固辭而止。
淳和天皇在位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太子立。是爲
仁明天皇。於是立淳和上皇之子恒貞親王爲皇太
子。上皇固辭之。天皇不聽。及上太上天皇之尊號而
又辭曰。天下多尊百姓所苦。峻號崇名非所樂也。再
三辭之。天皇又不聽。
史論曰。　嵯峨天皇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
淳和帝者。　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　上皇也。
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之語。則正

大洞達絶無纖芥之嫌。及 帝登極。上皇使立恒世王爲嗣而 帝固辭。廼立 仁明爲儲貳。遂使 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洋々乎其盛德哉。

禎曰。 淳和帝。固辭 先皇之禪。不得已而後登極。上皇欲立其子爲儲貳。亦固辭立 上皇之子以爲太子。在位僅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遷居西院。其居崇高之位。如不敢安者。又觀其辭立其子。辭上尊號之類。恭謙遜退。皆發乎眞情。非敢涉

矯飾者。庶幾乎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歟。比之彼貪戀富貴。骨肉相爭者。固霄壤不啻也。如承歴朝善政而不敢改。且其好學。令大學寮學士討論紫宸殿。永以爲例。（天長二年始有此擧後以爲例）亦可謂盛德之事矣。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右大臣藤原冬嗣奏請。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著績者加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中納言良峯安世奏。令國守古刺史也。堪任者難多得。請得一良

公廨ゲ往古井田ノ法ヲ以テ諸國ニ定メ置ル、天子ノ公田ヲ云農民是ヲ耕收シ進ム 何レモ之ヲ是ナリ

守宜令兼帶數國得自選僚屬其公廨擇攝國中殷
阜地并給二守祿然須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又請
諸氏子孫咸入大學學業足用量才授職竝制可
賴襄曰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
有言與吾共治民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郡有國
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如我朝一王
與六十六人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爲如何哉故藤
原冬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
勸諭治方著績者以補公卿之闕良峯安世則曰

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兼帶數國擇殷
阜地并給二守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識
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
和盡嘉納之宜乎其不墜桓武中興之業也當
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習知民事非亦其效乎中
世以後則不然公卿矜其門地下視國守而踈外
之一視貪廉無所激勸已或不見其面況使人主
引見之乎況擢以與已比肩乎國守者位賤官卑
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祿薄則易漁於民官卑

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異才之士出焉。否則是驅之於貪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卿表賀慶雲。勅報不受。略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即是瑞也。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繫於政事。賀瑞之言。後勿復奏。

禎曰。人主無學術而徒信禍福也。於是乎人臣競獻祥瑞以驕君心。君驕臣諛。邪說益盛。而君惑益甚。未嘗不至於亂亡矣。是以明主必屏言祥瑞者。

今帝以百姓輯寧風雨和調。爲瑞而知吉凶安危之繫乎人事。可謂明達不惑者矣。史稱帝耽經史。通覽百家。苟非學術之力。何以能知此乎。

正月癸丑。天皇朝後太上天皇(淳和)於淳和院。太上皇逢迎。各於中庭拜舞。乃共昇殿云云。乙卯天皇朝先太上天皇(嵯峨)亦御淳和院。八月辛巳。天皇朝先太上天皇及太皇太后。置酒於冷泉院。上奉白玉巵。伶官奏樂。極歡而罷。十月嵯峨院寢殿新成。天皇遣使奉獻以賀之。二年正月天皇朝先太上天皇及太皇太

后於嵯峨院四月先太上天皇不豫中使輪轉候起居七年二月甲戌夜雷雨遣中使左近衛少將橘朝臣助繼於嵯峨院右近衛中將藤原朝臣助於淳和院候先後太上天皇起居（是後年年朝上皇不悉記）

嘉祥三年春正月天皇朝太皇太后於冷泉院奉太后命階下乘輦而還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帝御輦之儀帝固辭太后不許帝諮之左右咸曰唯命是從而可也於是帝至簾前北面而跪輦進帝猶且步下殿沒階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此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誠哉有淚下者

禎曰天皇朝 太上天皇者盛事也而先是歷朝史不見 天皇朝 太上天皇及使人問其起居之文其事不可考也至于 帝有 嵯峨 淳和兩上皇而年年朝之又遣中使時候其起居史必録之而不略嘉祥三年朝太皇太后也太后欲觀 帝階下乘輦之儀而 帝以爲不敬固辭之太后不聽而 帝猶不敢安問之左右而後始決其意至簾前而跪下殿而上輦其恭謹謙遜溢於

辭容之間者千歳之下使人肅然悛容嗚呼　帝孝順盛德於　先皇有光矣

七年夏五月淳和上皇不豫遺詔曰予素不尚華飾況擾耗人物乎斂葬之具一切從薄葬畢釋衰莫煩國人葬者藏也欲人不覩送葬宜用夜漏追福之事皆須儉約云云又曰予聞人没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鬼物憑焉終乃爲祟長貽後累今宜碎骨爲粉散之山中中納言藤原吉野奏曰昔宇治稚彦皇子遺敎使散其骨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之事非帝王之所爲我國自古不起山陵所未聞也山陵猶宗廟也若無宗廟臣子何所仰上皇報曰予氣力綿惙不能論決卿等宜奏嵯峨聖皇而受裁癸未上皇崩于淳和院戊子葬之碎御骨爲粉散大原野西山嶺上

禎曰淳和上皇之遺詔薄葬且使碎其骨以爲粉散之於地者以爲如此而後不貽累於後人不可謂非仁慈之心矣然使臣子敢爲此不可忍之事非所以敎孝道於天下也　仁明帝之葬之奉遺詔而不敢違以爲　先皇之意不可違也其能

綿 師古曰其弱如一又不絶也
惙 辞召而竟心一又疲也 意不定

順親之意則有之矣然為人臣子而生則致愛敬
以事之死則敢然碎其骨豈其情之所能忍哉
帝當 上皇遺詔之日而宜陳臣子不忍之情以
微諷之也縱令 上皇不聽終不可為此不忍之
事以遺例於後世則寧違一時之命當守萬世不
易之禮以為法於天下也已雖然當此時上下滔
滔溺釋氏者久矣釋氏死而棄其形骸投之於水
火而不復顧使其子孫不牽情於形骸天理人情
非復所論矣則 二帝之為此亦不足怪也已

六月旱疫下詔罪己減服御常膳絶左右馬寮秣穀
停作役非要者撿出冤獄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贍
窮民穀藥免畿内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
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戸租三年詔下大雨
禎曰 帝遇旱疫謹隨先朝例罪己賑恤百姓詔
下即大雨比之彼每値灾眚必度僧轉經造佛像
營堂塔之類其德之廣大為如何哉實惠之所施
海内莫不悅服天地豈無感應乎哉
九年廢皇太子恒貞先是阿保親王密上書嵯峨太

岐嶷小兒而知識也

皇太后。告東宮帯刀伴健岑等。謀奉太子作亂。太后使藤原良房奏之。遣兵収健岑及其黨。與太子懼請辭位。帝曰。健岑凶逆。不關太子。宜勿介懷。會上避暑冷泉院。太子從焉。適有飛書。告健岑教太子謀反事。帝遂信之。乃捕東宮僚屬。廢太子。遷之淳和院。流健岑于隱岐。坐事貶竄者數十人。太子幼。岐嶷。能讀經史。頗屬文。才慧日進。深達世故。自以爲身非冢嫡。而居儲宮。二上皇晏駕之後。禍機難測。乃令春澄善繩作表。冀效太伯劉彊。以避賢路。不許。至是廢黜。朝野悲之。但馬權守橘逸勢。以黨健岑被執。鞠問不服。改姓非人。減死流于伊豆。

青山延于曰。嵯峨帝舍其子而立淳和帝。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仁明帝。其所爲一出於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仁明帝之立恒貞可謂善體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旦聽讒。遂廢太子。愧于二帝多矣。蓋恒貞之立。出於嵯峨上皇之意。故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上皇崩。藤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遂構陷之。庸詎知健岑之反。

非讒諛之徒媒蘗以成其罪哉。橘逸勢不服其罪。
亦足以明其誣也。而帝竟不悟。使太子負寃而
讒夫得志。可慨也夫。

頼襄曰。　仁明生　文德出藤原氏。生十四而
淳和崩。又二年。嵯峨不豫。罷橘氏公右大將。以
藤原良房代之。四日而嵯峨崩。翌日葬之。其明
伴橘之獄起。噫何其速也。據獄詞所傳。則伴橘爲
不軌矣。而不可信也。至其曰二上皇登遐太子不
得安。則當時之情。已廢太子矣。良房者新太子之

髫小兒垂髮
齔毀齒也男子八月生齒
八歳而ー

母之兄也。故　仁明引以爲之羽翼。又納良房女
於東宮。帝崩　文德立之月。清和生。生而九
月立爲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爲太政大臣。帶劍
上殿。其明年　文德夭。而髫齔之天子立。外祖攝
政焉。亦何速也。而後王室之事。不可復説矣。
十年七月。修嵯峨太上皇周忌齋會。有司奏曰。周忌
齋日。在七月十五日壬寅。謹按舊章。至行凶事。三公
本命日猶且避之。況於聖上本命乎。（帝以寅日生）伏請上
皇忌日。易以十四日辛丑。詔。公卿議之。中納言源信。

戌亥朔一日亥支
申酉朔二日亥支
午未朔三日亥支
辰巳朔四日亥支
寅卯朔五日亥支
子丑朔六日亥支

亥支日
民ヲ仕フニハ耕作ハタラキノ害ニナラヌヤウニ春秋ハ不違ノ年ヲ選ツカフ也亥支日トハ亥ハ支節ト云テ時分ノ事也其定ル時ヲカヘテ違フヲ亥支日ト云ナリ下司地頭其等奏聞ヲ経ズ勅命ヲ不承シテ天子ノ命用ト云テ民ヲムサト違ナテ農桑ノ害ニナリテ年貢等未進スレハ迷惑スルナリ然ルニヨリ民ト云直ニ奏スルト云又禁忌ナリトテ拘ヘイマシテアル的帝比由ヲ聞召テ不便ナル事ヂヤト思召ノヲサヲ捨テ遠ニ都ニ上リアルケニハ禁獄セラルル政ヲスル本意ニ非ストテ此一箇条ノ制作ヲ除キ去リ玉ヘリ

參議源弘曰。上皇遺詔勿拘俗事。然則何須拘忌。又言送葬勿過三日。若三日內有寅日。豈可避之乎。藤原良房曰。遺詔勿拘俗事。蓋謂鄉曲所忌碎事。非指朝家行來舊章。乃停壬寅取辛丑。

藤井藏曰。凶日不行吉禮。或有之。子卯不樂之類是也。未聞吉日廢凶禮也。大抵拘於禁忌者。明主之所不取也。漢時以亥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今每值主上大臣之命辰。忌行凶事。何其拘拘乎。況因禁忌而輒移易 先帝祥忌之日乎。尤非奉先思孝之道也。抑此禁也。一旦出宦官宮妾之私言。而非歷代率由之舊章。源信及弘之言。固當矣。良房以爲是朝家傳來之良規。識見之卑陋可知矣。

巖垣松苗曰。忌日。即終身之喪也。而避本命易忌日。諂諛之言。獲罪名教不小矣。如信弘二公可謂知禮信道者也。

嘉祥三年夏四月。文德天皇即位。冬十一月。立惟仁

親王爲皇太子。

永井定宗曰。親王生而僅九月。立爲太子。當此時惟喬既四歲。固宜立矣。而立惟仁者。以其爲攝政良房之外孫故也。天皇雖欲立惟喬。豈能得乎。而釋師錬謂。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鬪藝。勝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惟喬有力士名虎。惟仁有力士善雄。名虎膂力甚強。惟仁使僧惠亮祈。善雄乃得勝。於是惟仁立爲儲貳。行長之記亦載此事。然名虎之死。已在惟仁未生之前。則其虛誕可知。唯是浮屠夸說其祈驗。而後人吠虛傳訛耳。豈足信也哉。

禎曰。良房以外戚攝政。威權甚重。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焉。文德崩。清和以幼沖繼大位。權全歸外祖。藤氏專權。皇威漸衰。其勢既見於此矣。

藤原高房。魁梧多力。性無拘忌。天長中。任美濃介。威恩並施。盜賊不入境。部內有古塘。決壞不可蓄水。相傳有神。犯觸者死。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悔。率土

史記列傳六十六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故
投殺大巫嫗及三弟子

人築治大便灌漑民被其利又席田郡有妖巫一邑皆其徒誑惑吏民者數十年高房悉追捕之國內清寧歷任備後肥後越前三國皆著治績

禎曰大凡人不學則昧義理於鬼神幽冥之際尤不能無惑也巫祝僧徒因以禍福利害之說蠱其心雖高才之士爲之惑往往貽害於國家者有之矣如高房之追捕妖巫與西門豹之事略相類斷然不惑乎世俗神鬼之說非明達之士其能如此哉宜所在皆著政績嗚呼爲人上者如何可無義理之學耶

文德天皇天安元年二月改元因賜爵養老賑窮民表節義詔曰赦先聖所禁數赦則害政云云

禎曰古人有言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本邦自釋教盛行以赦罪爲美事 聖武 孝謙數大赦天下無歲無之也自此之後歷朝相襲有事則大赦蓋其意以爲恩逮有罪仁政之大者也吁嗟是似仁而非仁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 帝以數赦爲政

諦審也

之害其見卓矣。

清和天皇貞觀四年春。地數震。夏四月大雨。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藤原良相。表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及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凡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意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爲額。不聽。過數奏可。

藤井臧曰。大臣所以報國。莫先於薦賢。設非得賢才。國其有善治哉。藤公無懈于此。最爲得大臣之體。其所薦之數人。其賢亦可知矣。

賴襄曰。自清和立。外祖攝政以來。每歲霖雨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詔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又表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纔得伊豫守一言。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知漢之爵五侯。黄霧四塞之時也。使一言及此饒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矣。乃助之爲虐。何哉。

豊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為心不過以此媢藤氏以冀昇進耳雖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為虚文其所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外家得此喜以為剪削宗室之資耳

六年春二月帝幸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第良房命工奏樂使文人賦詩又使山城守紀今守率郡司百姓為耕耘之事使帝觀之以知農事之勞

永井定宗曰食惟民所天農惟為政本故人君克知稼穡之勞而後可以崇儉戒奢省賦薄税而天下蒙撫育之化矣不然則長富貴恣奢侈國用不足而海内衰耗自古而皆然也今 帝踐阼於襁褓之内不識民事之艱故良房行耕田之禮使 帝知農事欲 帝之不流奢侈也是則周公恐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作書以戒之之意也可不謂良相哉

八年春三月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二樓初大納言伴善男與左大臣源信有隙至是善男與其中庸等燒應天門誣信所為右大臣藤原良相欲案信攝

政良房爲奏直其誣既而事發覺使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鞫善男拘中庸於左衛門府論讞善男中庸及同謀者紀豊城等當斬詔減死一等流善男于伊豆中庸于隱岐豊城于安房豊城兄夏井亦連坐配于土佐

禎曰聖王之政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若夫罪及三族暴秦之苛政何足法焉如紀夏井爲吏循良政績夙著縱有罪亦當宥之以風勵吏治也而今連坐于其弟之事無罪而

流竄不亦可憫乎當是時良房相 帝而爲政其失典刑亦甚矣

紀夏井初爲讚岐守政化大行及任滿百姓相率詣闕請留更留二年黎庶殷富郡邑作義倉四十餘及去贈遺甚多一無所受後守於肥後坐於其弟豊城之事謫於土佐及去肥後吏民遮路號哭如喪父母途過讚岐男女老幼相迎道路數十里之間哭聲不斷及至土佐山澤所在采藥救民多得效驗

禎曰夏井之治郡國多造義倉以濟民窮約又其

清潔公廉贈遺一無所受皆可以爲後世治民者之法矣宜民之愛之如慕父母也如其居母喪三年哀毀過禮最見其至性矣

十六年十月太政官奏沙彌教豐善福於丹波國船井郡率濫僧四十餘人殺勸學院使日奉全吉支解其體行火焼民屋二家焼殺一女下刑部省令覆案並當斬刑石見國人若杖部豐見鬪毆殺人當絞刑勅宜減死一等並處流

禎曰當此時朝廷篤信佛教政尚慈惠弘仁以降

不斷死刑久矣律殺人者死是以每有殺人者刑官擬罪則勅旨必宥之減一等以處流今教豐善福等姦暴如此然尚寛宥之慈則慈矣其如典刑何無罪者則死有罪者生何慈於有罪者而不慈於無罪者耶且聖主之政戮一人而懲千萬人刑法明而民不犯罪於是乎仁慈之所被者廣矣今罪之至重者枉從寛典何以懲不軌哉數世之後輦轂下盜賊横行白日殺人南都北嶺之僧徒暴戾横肆朝廷不能制其漸無乃啓於此乎

十八年冬十一月帝傳位於皇太子帝性寛明仁恕好讀書傳鷹犬之娯未嘗留意後世言治者咸稱貞觀帝尤深信佛法既遜位居清和院常御菜蔬遂斷聲色後落髪歴覧名山古寺還御丹波水尾山寺其後不復御酒酢鹽鼓苦修備至元慶四年崩于圓覺寺

史論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鼓而牢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為常屈萬乘之尊歸依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　帝好之尤篤齡未至三十遂去天位授大器於幼沖之主而不顧其果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一委之於藤氏抖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　帝精練薫修者貞觀之政世之所稱而藤氏之權自此而盛蓋亦有所從來矣

青山延于曰甚哉浮屠氏之為禍也　帝以天子之尊身為沙門之行春秋未盛至去位而不顧其後　宇多花山脱屣萬乘捨身佛寺未必不由　帝之作俑也蓋　帝之崇信釋氏同軌梁武幸而

寶祚未衰。金甌無缺。終免梁武之禍。然貞觀以後。外戚顓政。權柄下移。皇室不振。職之由。安知承平之亂。不胚胎于此哉。

光孝天皇。初爲親王。渤海使王文矩。見其在諸王中竊告人曰。此皇子有至貴之相。必登大位。又有宗直者。給事於潛邸之時。其兄仲直善相。戒之曰。皇子貴不可言。汝善事之。陽成帝年稍長。狂昏日甚。太政大臣藤原基經。欲行廢立。求宗室宜立者。詣諸皇子見之。諸皇子皆裝飾見之。獨親王坐敝簾中。莚席毀壞。見基經。容止自若。基經服其度量。又嘗見親王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度。至是請陽成帝遜位。基經與群臣定策。迎親王立之。

史論曰。苟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也。王文矩及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帝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擧廢典。而以庶孽爲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託。竟不能正剛

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溥洽者惜哉
仁和三年宇多天皇即位詔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
政大臣基經基經懇乞歸政不許詔曰社稷之臣非
朕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任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
或告基經曰公豈罷政乎阿衡位高而不預事基經
曰然則吾閑人而已命放厩馬四年春二月賜關白
基經封戸准三后基經奏曰前詔曰宜以阿衡之任
爲汝任臣不知阿衡之任心竊持疑近聞博士議阿
衡無職掌苟無職事則崇高可知以臣擬之非所克

媿　音愧同

忠仁公　太政大臣良房　昭宣公　前關白基經

堪然居無職掌之地固臣之素志也帝大驚勅喩曰
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不媿伊霍
去年下詔關白萬機而堅執閒退之志夫歷代明王
猶藉宰輔矧朕小子輔導是賴而廣相草詔殊失本
意朕欲庶政必先諮稟于公而垂拱仰成基經乃奉
詔

林恕曰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
之臣譬諸伊霍亦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
陵夷兆於此則不免營私家之罪哉

四朝 清和 陽成 光孝 宇多

禎曰。昭宣公歴事四朝。在職縝密。以才望稱。陽成帝狂暴。公廢之。擇藩德而立光孝帝。世稱其功。以比之伊霍。然今察其心迹。猶是不免貪權固寵之意。如之何得比之伊霍哉。爲人臣而懷私以事其上。要君以威權。其罪不亦大乎。

寛平八年冬十月。太宰府奏。卿雲見。公卿表賀。以爲政和德至之報。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疫癘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偷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耻。卿等亦可耻。勿爲虚賀。

禎曰。明者自視明。是以不爲人所昏。庸人自視昏。是以多爲人惑。帝以頻年水旱疫癘兵興盜起。知政和德至之言爲可耻。可謂自視明矣。是以能屏卿雲之賀。而不惑於佞諛之言也。唯其自視明。是以其觀人亦明矣。故能擇賢而貽後嗣（寛平遺誡曰。右大將菅原朝臣。鴻儒也。又深達政事。朕選爲博士。多受諫正。仍不次登用。云云。非獨朕之忠臣。新君之功臣也。其功不可忘。云云。）亦能諄諄垂訓誡以示後嗣。非明主而能然乎哉。

九年。天皇禪位于皇太子。自著書。歴擧臣庶賢否國

家得失以為訓誡其略曰明賞罰莫惑愛憎慎喜怒莫形于色莫用婦言莫舉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

禎曰寛平遺誡數語皆得為治之要可以為後世人主之規範矣

宇多天皇一歳禁殺生而次年又有放鷹之遊菅原道眞從容言於帝曰今年鳥獸犯何辜乎帝慙而罷

醍醐天皇數幸神泉苑宴于乾臨閣道眞諫之帝遂止

藤井臧曰伯益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訓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遊于田程子曰聖莫聖於舜而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由是觀之雖舜不可不誡况成王乎况宇多醍醐帝乎韙哉菅公之箴其逸遊也

醍醐帝時風俗趨奢侈衣服競華麗帝患之為立制限而犯禁者衆左大臣藤原時平與帝密謀自著鮮

服侍側。帝佯怒召職事曰。朕近禁奢侈。而左大臣身長百僚首。敗國禁。大臣舉動。豈宜如此。因勅歸家。時平惶懼。屏去隨身徒步歸私第。閉門謝客。月餘被宥。自是奢風頓改。

史論曰。醍醐帝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謀。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為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他日時平陷道眞之術。宜其售也。

昌泰三年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明年辛酉革命議。時右大臣菅原道眞。權勢甚盛。清行勸之退避。道眞不納。乃以書貽之曰。伏惟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爲誰。人引弩射市。薄命者亦當中之。天數幽微。難以推察。人間云爲。足知亮。惟閤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除吉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烟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道眞不從。遂遭貶謫。

青山延于曰。貞觀以後。藤原氏顓權。而天子拱默

受制。紀綱陵遲。宇多帝英明。有見于此。登庸菅原道眞。委以大政。欲以収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矣。然帝一旦去位。而道眞亦以讒去。藤原氏之權滋盛。而不可復収矣。由此觀之。道眞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去位哉。蓋道眞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蟷螂奮臂。黄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眞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受禍而不辭。斯其所以為忠也。而論者。譏其不去位。以為闇事機。非至論也。

禎曰。菅公三上表辭右大臣。今讀其文。其慮鬼瞰之禍。銷骨之毀。亦已深矣。而帝不許。於是乎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雖有善博士之告戒。不復納用。其甘心讒口。受禍而弗辭。亦可知矣。

延喜三年春二月。太宰權帥前右大臣菅原道眞薨于筑紫。道眞在筑紫三年。閉門不出。一室託文墨自遣。雖謫居無憀。未嘗忘忠愛之意。一日遇重陽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毎日拜餘香。聞者莫不感歎。

三公　太政大臣　左大臣　右大臣

巖垣彥明曰。世傳菅公遠竄。實非其罪。公不勝憤
惋。及薨爲雷霹靂皇宮。余謂此所謂齊東野人之
語。不可信者也。夫驕泰怨尤者。小人之常情已。菅
公決不然矣。凡事君者。致身竭忠。固其分也。以寵
辱易操。庸人猶或不忍爲。而況賢者乎。蓋公在
宇多朝也。以命世之才。得聖主之遇。位至三台。職
兼文武。人臣之榮。既極矣。而公益肅恭。未嘗有以
專權聞也。及
醍醐即位。讒人乘間。熒惑主聰。遽
致廢黜。時命適然。然公學究天人。識明窮通。何怨

尤之有。余嘗讀公在西海所作詩。深致尊君之意。
絕無怫欝之言。足以徵寵辱不易操也。余故曰菅
公決不然矣。其謂憤惋訴天者。無乃以小人腹量
君子心乎。若夫風雷水火之變。則天或警戒朝廷
已。菅公何預焉。

禎曰。世人憫菅公之無罪。而惡時平菅根等之讒
構也。於是乎謗讟怪說。紛紛乎興。一時浮說。固不
足信。然亦可以見公之德業。能服人心之一端矣。

十四年。詔公卿言事。式部大輔三善淸行。上封事條

陳便宜十二。肅祭祀。禁奢侈。抑兼幷。勵學生。省舞妓。
愼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修津
泊。其上表大略曰。我邦上古。上仁下忠。租稅薄。風俗
厚。時漸澆漓。賦斂年增。戶口日減。欽明帝之世。佛法
初傳。推古帝以後。稍盛。崇尚成風。上自公卿。下至士
庶。競捨資產。以營佛圖。至不造寺塔者。人莫齒遇焉。
降及天平。多創大寺。莊嚴盡美。遂使七道國建二佛
寺。名曰國分寺。廢民田槩公稅。桓武帝遷都者再。土
木繁興。賦役大重。仁明帝卽位。尤好奢靡。房寢麗美。

藝　魯語貧無藝注極也
常也度也法制也

宴樂飮淫。府帑空竭。徵求無藝。貞觀中。應天門及太
極殿並災。修復朞年費亦夥矣。當今之時。國家之經
入。非往昔十分之一也。寬平中。臣爲備中守。管內有
邇麻呂鄕。按風土記。皇極帝時。出勝兵二萬。至天平
中。課丁纔有千九百餘。臣到任時。老丁二人。正丁四
人。中男三人耳。今訪諸彼地。官吏則曰無有一丁。衰
弊之速如此。一鄕可以知天下也。其禁奢侈略曰。先
聖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今百官嬪御。及權貴
子弟。服食之奢。賓客之費。日以侈靡。製一領之衣。破

終身之産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若不禁之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列定衣食之制命撿非違使糺之然上常敗之則下必效之若上守法則源澄而流自清其勵學生略曰治國之道得賢爲先得賢之方學校爲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敎德義習經藝伏考本邦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天平時令學生四百人習經史給越前山城河内之田一百八十餘町以充生徒食料又常陸丹後之稻一千八百四十束充寮中雜用生徒口味今所闕多請依舊復

之其愼刑獄略曰聖王之政刑法爲大昔皐陶以大賢爲理官帝舜猶誡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伏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任之使之相共議然後奏聞其汰僧徒略曰諸寺得度一年或及二三百人半是邪濫之輩也又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髪積年漸多天下三分之二是禿頭而形似沙門心如屠兒況又聚爲群盜竊鑄錢貨伏望追捕彼僧悉令返進度牒還附本役其他數條皆切時政

藤井藏曰。清行所奏。皆良深切矣。而於奢侈刑憲二者。則從之與否。今不得知也。至於加學生之食料。禁僧徒之濫惡。則不見聽明矣。何以知之。學校之廢。僧兵之亂。皆此後滋甚焉。且緇侶廢已業專力兵術。怒則逼於禁闕。抗於武門。悖逆爭鬪。靡所不至。至使承保帝曰朕之不能制者鴨水之漲。山僧之暴耳。南都北嶺。三井根來。乃其巢臼也。若早圖而壞其巢臼。奪其兵器。敎之導之。以還良民。何以貽禍於後世。惜哉。封事之不見取也。

青山延于曰。弘仁以來。名公鉅卿。上疏言時務者。不知凡幾。然剴切痛快。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眞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帝而猶不得盡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主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

頼襄曰。清行此時。年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格。既而纔得參議。未幾而没。嗚呼。此人也。而不知用。則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者邪。

向使寛平不早去位與菅公并用焉以盡其才則可以収興復之實效矣吾不獨爲此人惜爲王家惜也

禎曰自藤氏專權搢紳貴門地菅公超選既爲藤氏所忌不能終其大用焉自此之後公卿世官雖有俊才異能之士不得復超選清行之不能用於時蓋亦爲此故也

醍醐天皇慈仁愛民寒夜親脱御衣以想察民間凍餒又每見群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已嚴恪人難盡言

故朕常温顏色以待諫者

史論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冑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與特擧延喜之治爲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脱御衣之爲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爲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已咨詢容納讜言制作禮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

青山延于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壅蔽蓋人君居廣

廈之下。帷帳之内。所視不過垣墻。而所與居者。非
婦人女子。則奄豎頑童而已。而左右前後。亦莫非
佞諛之徒。人君日與之共居。狃逢迎承順。而不聞
君子之讜言。適聽逆耳之言。艴然以怒。不以為狂。
則以為愚。故下有姦臣而弗知。百姓怨嗟而弗聞。
老臣專政。胥吏弄權威福之柄。下移而弗悟。釀亂
胎禍。而恬然以為天下乂安。萬世無虞。而不知危
亡之憂。已逼旦夕。此古今壅蔽之常患也。賢君知
其然。故親忠直。而遠佞諛。開言路。而决壅蔽。所與

居者。莫非謇諤匡弼之臣。聽以天下之耳。視以天
下之目。故能持盈而不溢。居高而不危。此其所以
長保富貴。而社稷鞏固。無土崩之患也。帝初雖
聽讒邪之言。而逐忠臣。後深自懲艾。開言路。進忠
直。虚己受諫。謇諤之言。惟恐不聞。此延喜之治。所
以為後世之稱首也。後之人君。茍以 帝為師。安
有壅蔽之患哉。

延長元年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夏四月。立太子之
子慶頼為皇太子。三年夏。皇太子慶頼薨。冬。立皇子

寛明爲皇太子。故太子保明同母弟也。
賴襄曰。帝自貶菅原相公而藤原氏之勢倍盛。其立國儲。舍長子克明而立保明。以其爲基經外孫。時平外姪焉爾。猶之可也。及保明夭。更立其子。其子亦殤。而立其同母弟。　帝多皇子。當是時。言其長則有代明。言其賢則有重明。有兼明。皆舍不立。而必立相家所出何也。非憚之哉。是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時平既沒。又以其弟忠平執政。託以八歳天子。以臨制。如彼之天下。如之何其不亂也。延喜之時。稱太平。數擧宴樂。召集文士。歌頌欝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盗賊充斥閭里。雖有經理之政。徒行於近。而不周於遠也。天慶之亂。蓋已醸於延喜之朝矣。

禎曰。古之言治者。必稱貞觀延喜。當是時。文華有餘。而仁慈之澤孚矣。此其所以稱盛治也。雖然。剛武不足。而乾徳有闕。紀綱漸弛。而威福下移。此其所以朝廷漸趨衰亂也。

國史纂論卷之三終